莊子通

莊子通卷第十　　沈一貫註

盜跖第二十九　　雜篇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從才用反，樞戶，破人樞戶而取物也。小城曰保。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

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彊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夫音扶爲去聲下請爲爲我爲使爲皆同說音稅飄音標易音異

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

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儌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餔布吳反日申時食也夫音扶冠枝去聲枝木之冠言多飾如枝死牛之脅謂革帶

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前來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

願也復去声反走小却行也少長丁丈反說音悅下同知去声中去聲使去声使爲如字爲去声共音恭行去聲

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毋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以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於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夫音扶譽平声好去聲背音佩下同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
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
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
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
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
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
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
自是之後以强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
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
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

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

橡音象煬羊亮反處上聲行下孟反說音稅去上聲
菹莊居反以爲去聲下同

世之所高莫若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

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堯不慈不傳子也禹偏枯治水勤勞致偏枯之疾孰熟同強上聲行下孟反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行下孟反爲魚玄[illegible]食音

剖背倍同磔竹客反操七曹反離去聲罹也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說音稅

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

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說音悅復扶又反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上時掌反三息暫反幾音祈舊註辨

孔子與柳下惠不同時是亦可言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行下孟反夫音扶幾音機要也

言爲名與利固當脩行若爲心尤不可一日不脩行也滿苟得謂名利不在脩行在無恥而信若棄名利而爲心則士豈能獨抱其天而絕人間之事

乎猶取信之一字者蓋無信雖錙銖刀錐之事不
可行故不得不存之耳義不主財則名利之仇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
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
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爲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
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埶爲天子未必
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
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
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
弒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

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臧聚謂臧獲羣輩行下孟反下同相去聲

言管仲孔子心雖非之而不能不行之言與行違也天下埶而已矣

子張曰子不爲行將使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

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疏踈同長丁丈反下同五紀五倫六位四方上下別彼列反堯殺長子莊云堯殺長子考監明適丁歷反爲名爲利去聲吾日與子訟言昔日嘗與汝訟於無約之前云云也

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

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鮑子立乾、焦不仕齊器而食子貢曰汙其君者不食其祿惡其政者不踐其土子惡其君胡食其蔬乎焦遂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申子謂申生孔子不見冊不聞匡子匡章

此等文字此等議論必非出於莊子而其口氣却從莊子來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爲法之敝一至於此還不如迂儒仁義之談尚顧惜體面也莊子九泉之下見之亦必咋舌自痛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而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矣夫見下貴者所以

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高之士焉是專無主正句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讀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夫音扶樂音洛知去聲下同處上聲分扶問反去上聲監徵求也

故推正不忘言爲理所縛也知和云云者言此人

自以爲絕俗過高之士其實全無道理所以隨古今辯是非者不過世俗之變化棄其至當至貴以務此其於養生不亦遠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埶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使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而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埶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讀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句無以

爲故不求(句)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句)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佟音快(句)云聲樂音 洛惡反聲[illegible]音[illegible]

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言孰不好之也知者之爲故云云者言知者之所爲動則以百姓爲心而不

敢自放於禮度之外故其心常足而不爭無以爲

故不爭也反監之度言反而監之於禮度也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絶甘約養以存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欲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

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亡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筦管同籥音藥兼苦簟反戮力刃反侅音礙五代反飲食至咽為侅溺奴弔反溲便也馮音憤馮氣滿畜不通之氣也上時掌反則馮音憑下同舍上聲醮音焦樓疏重樓內陋跡軒外通謂設備守具單音丹繚音了反繞也）

富人享受踰分聲色臭味感動其志而使之溺喪於中以忘其本分之業可謂亂矣多食而肥於是咽於上而為侅溲於下而為溺行若負重物而上

高山可謂苦矣貪財以慰已之心貪權以竭人之[illegible][illegible]居靜則數溲而溺體澤故憑物而行可謂疾矣財有餘徒滿積彼堵墻下耳而尚不知辭避且憑於心而不舍空貽銅臭可謂辱矣多而無所用翻爲物所役懣煩焦勞日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居則疑刦請之盜行則防殺傷之禍故內周其樓疏外盛其僕從可謂畏矣犯此六患而不知省一旦患至求平常之福而不可得名與利於是乎兩失豈不哀哉而世方繚意絶體爭此禍媒烏可不謂之大惑也此狀富人之苦頗快意可誦

說劒第三十　　雜篇

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劒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絶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

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惟劒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劒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劒服好去聲使者去聲從去聲說音悅悅大王下當此說音悅垂冠將鬭冠故冠低也曼胡之纓纓麄纓無文理也曼莫干反短後之衣便於事也瞋赤眞反語難好語難能之事也

治劒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

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劒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劒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令平聲敦音團聚也所奉皆可無不可也然且有三劒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

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遶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地方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

報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絶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燕平聲鋏劍刃也鐔音淫又徒南反劍鼻又劍口又劍環夾劍把鋏同知勇音智竊爲去聲上上聲下同三環繞饌三周不能坐食也斃自殺也

說劍一篇全無意况人非莊子人學非莊子學文

非莊子文使莊子說劍必有徐無鬼戴晉人等一段精彩正恐其不屑爲二人事耳此文若戰國中新習口吻小生所爲而以辱莊子亦其生平口業報、

漁父第三十一　雜篇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

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子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揄揚

也上上聲飾音飭齊民齊等之民也與平聲

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

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
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
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
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
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
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
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
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
不和長幼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
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

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賦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埶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推汀雷反還鄉音旋向拏女加女呂二反牽引也咳苦代反唖吐臥反相去聲好去聲少去聲治平聲下不治去聲長丁丈反勝音升行下孟反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

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好去聲譽平聲兩容頰適言善惡皆容口頰順之也挂音卦叨音滔知去聲更平聲狠胡墾反去上聲）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

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閒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惡去聲數

音溯離音利處上聲好惡去聲幾音雞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

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變

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欲而晩聞大道也强其丈反下同樂音洛下同處上聲祿與祿同湛丁南反音耽又音沉下同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顔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刺七亦反還旋同

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

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
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
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無乃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
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
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
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
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
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
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
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

有矣吾敢不敢乎旁步浪反乘音盛下同偌音[illegible]要腰同折音舌語女音御汝夫音扶長上聲下遐嫁反

列禦寇第三十二　　雜篇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

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瞀茂務二音方道也惡音烏漿食音漿諜音喋圖譜也言形見於外如譜第

也。整音齊，亂也。夫音扶。食音嗣。贏音盈。乘音盛。知音智。敦音頓，豎也。賓儐同，必刃反，通客之人。跣先典反。焉於虔反。本才本往也。告入聲。知去聲。

列子曰：我食於賣餐之家，十家而五家先饋敬我者如此其多也。蓋由我眞誠之心未盡融釋，故致矜飾之容儼然暴露，以鎮壓夫人之心，使人移其所以貴貴老老者以事我。雖曰敬我，實禍我也。夫賣餐者特爲食羨之貨，以求多餘之贏，其取利甚薄，其制權甚輕，可無求於人矣，而猶儼然禮我如此，況萬乘之主，方身勞於國而不得依，智竭於事而不得理，聞我有異，必將任我以事而驗我以功

則吾逐外物而喪直德矣吾是以驚而不往伯昏
瞀人曰善哉汝之觀乎能自審矣汝其居矣勿往
矣人將聚而從子矣此非許之之辭盖諷之欲其
盡鋤形諜之光也而列子未能無幾何瞀人往見
之則戶外請盖之屨滿矣瞀人望其堂北面而立
以杖拄頤少間不言而出掌賓弟子以告列子不
暇納屨提而跣足追及之於門請曰先生既肯惠
臨而不以一言教我乃遂去乎瞀人曰已矣不必
言矣我昔固告汝曰人將聚而守汝果守汝矣顧
人所以保汝者豈汝能使之乎直其性自流直其機自

合刑於眞者不當使人之保已而當使人之無保
已汝不能也焉用人之保爲哉感人以和徒出怪
以驚衆也必且有人來撓動爾本性矣以眞遂妄
甚無謂也與汝游者皆出汝下又誰告也即有所
告不過菚菚小言非藥石盡鴆毒也吾固告汝矣
汝莫覺悟又安用誰何而請益也吾聞之巧者勞
智者憂惟無所能者無所求飽食而游汎乎若不
繫之舟何者以虛心而游於世已忘其德而人亦
忘其德故完其眞而復其性也自是之後列子閑
居鄭圃四十年而竟无成風仙豈非師壺子而友瞀

人之功哉」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緩人名呻吟誦讀聲裘氏地名祇適也翟墨翟墨之師也捽于骨反

緩受學於裘氏僅三年而成儒大有餘資足以潤

其三族因資其弟使之學爲墨弟既成墨儒墨各以其道相辯于其父前其父右祖墨氏緩積不堪十年竟自殺死之後見夢于其父曰使爾子成爲墨者吾之力也爾胡嘗視我善哉而使我中道天今我墓上之木拱矣死猶恨之如此若緩可謂不達哉蓋造化之報人也不報其人之人而報其人之天天性可儒則儒天性可墨則墨非其人之能儒能墨乃天之報以儒報以墨也今翟之能墨造化故使之也而緩以為己功而驕其親此何異齊之飲井者相捽也鑿井得泉地所報也而人誇以

爲功以捽人之飮功然乎哉緩之貪天齊人之貪地一也故曰今之人皆緩也蓋非獨一緩而已也是故有德者以忘智任天故稱德有智則非德矣有德尚然而況有道者乎若緩之自殺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也任天者安有此刑哉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此心自無始以來不曾生不曾滅不屬有無不討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見見成成停停當當在衆人此心不減在聖人此心不增聖人只深自悟

入直下便是虛通寂靜明妙安樂世人不知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更向外求加之一分即太過損之一分即不及所以終身不得安穩故聖人未嘗有不安世人未嘗有安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易音異

如人在家者終不說回家如人識路者終不說問路論道者必非知道者也知道而至於不言乃真知也言之者淺乎其知者也故曰人也故求道者雖未得道慎弗論道有若無實若虛庶幾乎

聽而塗說猶棄之耳幾叟云有勿言心去道愈遠

此又學者所當知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泙音平漫朱旦反單音丹盡也

任公子以五十犗餌釣三年不得魚終得大魚朱泙漫殫千金之家以學屠龍終無所用其巧吾將誰之是而誰之非誰之從而誰之違使大瓠而逢惠子終將掊之無幸矣使大樗而遇小匠終將伐之無幸矣使大用者必有用則世皆任公子也任公子何以見稱使無用者必有用則天下皆樗也

樗何以獨存人弗以朱泙漫之弗售而遂笑之哉吾惜朱泙漫無所售其千金之技而至今爲讀莊子者所笑不能不憮然歎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老子曰勇於敢則殺蓋惡人心之有必也甚哉必之害大也聖人無心雖其理必然而猶不敢必故大順而無爭衆人不然雖理未必然而猶必之故有爭而至於兵夫兵家之言不可順也凡物可順而兵不可順順於兵故動有求而亡微見蓋既已

爲兵矣豈有順哉至人之於[illegible]焉而見於爭至於爭非吾類矣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知音智下爲知同離去聲苴子餘反甘如字又音酣冥如字又音眠

苞苴以儀物相餽送也竿牘以書札相往來也小夫之知所終日營營而辨者不過此集上下[illegible]以此周旋人情下焉者則攀援結納爲請寄[illegible]

利之謀敝一生之精神於蹇劣淺小之處而曰我能兼濟道物大同形虛上可以包裹道德而超虛無之境下可以惠澤萬物而爲形生之主將誰欺哉若是者迷惑於宇宙而不知古今上下之大觀爲形所累而不知降衷受才之太初至人不然收斂此項精神歸之於未始有始之域而酣眠乎無何有之鄉如水之流乎無形而泄乎太清流乎無形至靜之中有動存泄乎太清至動之中有靜存動靜不離其根故動亦靜靜亦靜而謂之大寧悲哉乎汝小夫之知算頭算尾言利析於秋毫自謂

人之於鬼事無所不知矣而不知大寧之爲何物終日膠擾紛紜而草草以死也可惜來宇宙中也走一遍禮教之衰流而爲苞苴竿牘而猶自托於鄒魯之微言莊周疾之故有此論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爲大僻使夫僻

乘音盛𠂆同說音悅阨於解反馘古獲反黃馘面黃熟也痤徂禾反舐音視痔治紀反

項無餘肉而枯槁耳無潤澤而黃馘商之所短非自狀其昔之困乃陰以此譏莊子也醫以瘍醫爲下瘍之中尤以痔醫爲下痔醫而舐尤爲汙辱故事愈下賞愈厚子豈舐秦王之痔邪何得車之多也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

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扱魚及危也夫音扶與音餘雖音利施去聲賈音古

貞幹猶云梁棟也易曰貞者事之幹貞固而事依以立也飾羽而畫脩飾羽旄而加之以畫綵可觀也以支爲言以繁飾爲正意也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言堅執己意必以繁僞示民而不知民心之不肯信從也受乎心以心識用事也宰乎神割裂其神明而不完也上民爲民上也彼宜汝與予顚與言仲尼與汝心相合與與汝以彼能代己養民

與誤用之則可簡用之則不可將使民離眞而學僞非所以示民也必貽後世之患如爲違慮不如勿用也難與共爲治也至人之治使民被而不知彼且施於人而不忘如天布濩之治不若是也商賈雖爲利猶以無心求之若斯人之有心營營雖商賈弗齒也而猶自齒於士之列形雖士而神弗齒爲士也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内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内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眞人能之　訊音信問也

外刑則刀鋸斧鉞桁楊桎梏是也內刑則吉凶悔吝生乎動過思過為離緣督之中是也闇人之懼外刑者金木二物訊栲之懼內刑者陰陽二患薄蝕之免乎內外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夫非罪之刑人固不可知至於陰陽之患誰能免者晏然體逝出於老病死苦之外非赤灑灑地圓陀陀地活潑潑地烏能到此為不善者多於夜故曰宵人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

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愿音願謹慤也益音溢睘音儇縵武諫反釬胡旦反卒寸忽反知音智虎上声

此亦人間世之意與貌愿而益言貌雖慤而心實漫溢也長若不肖言內有所長而外似不肖也順儇而達言巽順儇急而達於事理也堅而縵形如堅固而實散漫也緩而釬外若和緩而實釬急也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父音甫傴紆矩反僂音呂

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公士一命大夫二命卿三命也傴曲背僂曲腰俯身伏循牆而走不敢當路也正考父爵愈高而心愈下其謙如此而人亦不敢以非軌之事侮之也而夫凡夫也呂鉅夸大車上儛援綏而作矜態也名諸父呼諸父名也唐堯許由其讓如彼斯人相去何遼遠哉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

視而敗矣睫音接

人惟一心心者神明之虛位也管子曰館不辟除人不來處心位不淨神明寧復來舍止乎神明之位而爲六慾所據則道不居雖能除欲而有除欲之心在於胷中此所謂德有心也謂之理障爲害復甚欲障等此用智自私之過也故曰賊莫大焉既有理障不能除障而更爲智以察之心上加心知上加知所謂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是之謂心有睫賊又莫大焉盖心有睫則內視之意必勤防於東而生於西如破屋禦寇相似敗可必矣故程

子定性書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也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黃檗師亦曰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卽乖法學道人不悟心體便於心上生心着相修行皆惡法心自無心亦無心心者將心無心心却成有默契而已絕諸思議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為者也好去聲吡匹爾反

仁義禮智中五行之德不執皆吉執之皆凶而執中之害尤甚何也彼皆自謂備德如春夏秋冬迭

遲迭已當其時則凶過其時則止若非中而妄執以爲中不肯少加變通舉一而廢百害可言哉故曰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爲者也訑訑拒之於千里之外矣故曰君子而時中不時而稱中者吾未之謂中也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困以是窮緣循偃佒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佒於丈反知音智下同傀公回反偉也

極窮之道有八必達之道有三有形之府有六極究也必央也府者聚也美好也髯鬚也脩長也偉大也强壯也姢麗也勇健也果敢也八者過人之事而實窮之基如桀紂智伯是已緣循杖物而行者也偃佒不能俯執者也困畏困苦危懼者也三者皆不及人之事而反為達之本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故達也凡有知慧者皆外通多能而無内蘊之明凡為勇動者皆躁擾多怨而乏安靜之福凡為仁義者必責望四集而抱副稱之憂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無以為而偶然恬解矣達知之

情者則消然釋散而無所係累矣達命之情者大達則任其所止而休焉與化俱逝小達則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不與之爭皆無所苦矣此所謂形有六府有象而必聚會者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

歷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矣。乘音盛鍛丁亂反謂鍛破也重平聲驪音梨驪龍黑龍也頷音撼齏音躋

驕稚、驕矜而稚視莊子、故莊子亦以父自處而子訓之以報也緯蕭、織葦爲薄也珠者龍所甚愛今乘其睡而取之、龍寤必且來索子尚有遺類乎、故以石鍛碎之今子竊宋王之車以來乘其不覺而取之也宋王寤必且誅汝矣此真實語非獨爲驕稺抵對覽者危之惕之、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

得乎。使衣食並去聲夫音扶

此與龜喻同、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齎音資

楊王孫最得此意歷觀古來厚葬者皆不肖人薄葬皆達者嗟夫孟嘗君安在哉桓司馬安在哉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

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夫音扶是非彼我然不然可不可復通爲一謂之平明於道之大宗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謂之徵惟不平故能平及其稱平正以不平故也惟不徵故能徵及其稱徵正以不徵故也即齊物論所謂可不可然不然者又即所謂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稱知之盛者正不當以平求平以徵求徵也今夫智慧聰明言語文字譚道者烏能舍哉然此其指也非月也此其糟粕也非精神也可

以爲使而不可以爲徵者也惟神者能告之惟神者能徵之執役者明也主宰者神也明之不能勝神久矣愚者乃欲以智慧聰明言語文字區區之臆見以入於人務外功而詘内脩末矣故終身役役無成功也悲夫盖明者人之識神神者人之元神人多認識神爲元神故流於鬼道莊子以不知爲宗而欲人返本還源歸性命之眞以作此書故於此深致意云此節是莊子自敘其立言之旨也

天下第三十三　雜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

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悪音烏 離去聲 行去聲 分扶問反

此篇莊子自敘其著書之意歷舉當時之方術而

論列之以見巳之宗乃神明最上一乘而世人之學皆淺淺從枝葉上起議論失神明之本與巳大相懸者也謂今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各以其所有者為不可加矣乃古之所謂道術者何所在哉有所在則限於方隅而不能相通不可謂之道古之所謂道術者無所不在也且大流動充滿於天地間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謂之神神何從降乎藏於人心英英萬古不滅者謂之明明何從出乎得此道者謂之聖聖何所生乎行此道於天下者謂之王王何所成乎皆原於一一者太樸混沌不

散之物絶無一切對待蹤跡限量名言絶有邊際不可忖量非情思學解可得千類萬類皆是一類餘二即非眞這方是大道宗旨不離此宗者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者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者謂之至人三樣人雖同亦有等級如精金之色美玉之情不可一例看得者自別若乃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者謂之聖人雖亦不離於宗而旣有道德之名似亦少遜於前三者矣又若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有仁民愛物之名於天下者謂之君子此則已離於宗

而失道德之源只從四德上起見觧止可謂之君
子而已猶華封人所謂吾以子爲聖人若然君子
也第能脩身謹行成名於天地間耳豈足與語聖
人之道而况天人與又若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
參爲驗以稽爲决以事爲常若此者皆養民之理
有司之事不必君子而能也雖至人之所不廢而
不可謂之大道也法謂法度故有分别名是名稱
則有表著參者參其情稽者考其事以此爲驗爲
决參稽之數則一二三四之類而百官之事皆以
此相歯序也以事爲常者以人事爲日用之常出

作入息日日辦此而不休也事莫大乎衣食以畜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此一日不可闕者故曰常自以法爲分以下無非爲民而設故曰皆養民之理也李元卓曰昔之語道者以謂道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期之以在有邪古之人常言之矣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遠不離眉睫在近獨高象先在聚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收歛一毫道果在有哉期之以在無邪古之人常言之矣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有在於螻蟻有在於瓦礫道果在無哉無不在無名謂之

無而真無不無也有不在有名謂之有而真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昔之明在在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畛域睨即其亘古今而自成入散殊而皆一者强名之曰古人之大體是猶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而降出帝王得之而生成天人得之不離於宗神人得之不離於精至人得之不離於真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而慈仁以是爲法名操稽之數以是爲詩書禮樂

之文古之人郎之以爲道術者非累於心也故不可謂之心術非鑿於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此術而謂之道其該徧者也惜夫大全裂道德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謂道術在是也自其所見則殊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不知其殊也此何故一石之微與太山均於成體一米之細與太倉均於成數一礨與大澤共虛一毛與馬體皆備此百家雖裂而大體未始有離也沒百家無大全離大全無百家非百家則不見大全非大全則百

家不立其原一也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
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
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
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
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
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
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
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
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辟闢同行去聲分扶問反好去聲稱去聲）

惟古之人為能抱一無為備而不分故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莫不明於本數而繫於末度本末兼舉體用互入雖為仁義禮樂之事以至於名法參稽之末而未嘗離於道德之宗

故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用無所不在未嘗限於方隅而有定也今雖徃而不可見矣然其治天下之迹明而在歷數者如律度量衡之類舊法世傳之史典籍之中尚多有之其精微者在詩書禮樂鄒魯搢紳先生尚多能明之其數之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不可得而廢者如農圃醫卜之流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此皆古人治天下之具出於本數而發於末度者也豈謂可廢哉顧當以道德一之而後不離於宗可以稱内聖外王之學自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凡中智以下各以

其一隙之明窺見一班遽謂道在是矣竊竊焉家驥人璧而自好之譬如耳目鼻口皆適其用而不能相通又如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不該不徧止稱一曲之士於是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離古今之全而鮮有備天地之美副神明之大者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意之所欲爲者以道術名悲夫百家從此往而不返必無復合之期矣後世之學者不幸生不逢年不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道術遂將爲天下破裂而不可收矣吾安得不探神

明之秘闡道德之原發人聾雞招蠹之見而還之舊觀庶幾不離於宗也哉若此則歷詆聖人以下亦有所不得已矣然莊子雖歷詆大聖而此敘中絕無詆之之語以鄒魯搢紳家列於簡首不與諸家伍然後敘墨子而下諸家則固有分寸在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

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

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

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墨翟宋大夫禽滑釐滑音骨翟弟子也大過大音泰後大過大多大少放此好去聲夏戶雅反辟音壁重平聲樂而音洛觳苦角反行下孟反離去聲㨾七曹反槖音記耜音似腓音肥胈音跋脛音幸櫛側筆反跂其逆反音屐蹻紀略反音屩麻曰屩木曰屐鞋類也相去聲相里勤也五侯也苦獲也已齒也鄧陵子也皆墨弟子倍音佩訾音紫觭音雞仵音誤巨子墨家號其先生之名行下孟反治平聲好去聲舍上聲夫音扶

古人之道術亦有敦尚樸儉而不爲後世之侈愛惜萬物而不忍輕有所費謂輝煌度數爲無用而不之貴屢屢以繩墨自檢制而積其有餘以爲世

聞不虞之備若此者墨翟禽滑釐二人聞其風而悅之以是爲宗而又爲之太過止之太拘爲非樂之說曰吾以此節用於是使人生無歌哭之適死無衰麻之服又汎愛兼利而以鬬爲非其道不怒又好學而愽不異其道尚同毀先王之禮樂而行其儉約之說昔自黃帝以來皆有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喪禮而彼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此法教人恐不愛人以此法自行亦不愛己今墨子之道雖盛行未敗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與人情類乎其生也勤其死

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悲其行難爲恐不合於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之人皆不堪之墨子雖獨能而安能强天下之從巳既與天下離而可稱外王之道乎墨子之道自謂出於禹其言曰禹湮洪水足迹遍於九州四夷親操橐耜以糾治之至於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勤苦若此而況於我輩乎故當以裘褐爲衣屐蹻爲履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不如此非禹道也不足爲吾弟子又有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與夫南方之墨者苦獲巳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子之書而時倍譎不盡

同人詆之爲別墨凡爲墨者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毀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和推其門之高座弟子爲聖人而願尸祝之冀得嗣其宗派相爭眞贗至今不决其尊翟之道如此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而行非也將使後世之學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尚而已反於人情亂之易而治之難也雖然墨子亦可謂天下豪傑士矣眞吾所謂自好者矣若求行其道而不得雖枯槁以死不舍矣可不稱天下才士也哉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

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雖然其為人大多其自為大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

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忮音至鈃音刑別彼列反駢音而說音悅舍上聲强上聲爲去聲行下孟反

古之道術固有和調混合於俗無所累患於物無所文飾於人無所苟且於衆無所忮害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與我之養皆足而止共享太平之福以此自顯其心者宋鈃尹文二人聞其風而悅之製冠如華山狀削成而四方者戴之而自表異其接遇萬物則以辨物居方寬容赦宥爲始形容心體以立教其言曰心之爲用所以聏合歡而

調海內者也聏者和也聏合歡有寬容赦宥之義

調海內使之各得其所有辨物居方之義請置此心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以說其君下以教其民雖人不聽而猶強聒之不舍故其書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之意太多而自為之意太少矣其於天下之人無不以先生稱之而自稱為弟子其言曰請但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飽若弟子雖饑不害不忘救天下日夜不休曰天下若飽則吾豈有不活之理可謂揮斥高大強力忍詬之

士哉其言又曰君子當務其大者不宜爲苛察小明以鶩口辯不宜以身借人而爲報恩從仇險異之行皆無益於天下不如勿爲也惟以禁攻寢兵爲外事以節情寡欲爲內學雖其小大精粗爲說尚多而制行歸趣適止此已無他奇矣是未聞大道者也宋鈃卽宋榮子說見逍遙游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决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

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愼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

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敎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易音異於知音智下棄知用知同去上聲泠音零汏音泰泠汏猶沙汏也謑音奚髁戶寡反謑髁訛倪不正貌行夫聲下人之行同推直追反拍普百反輐音緩斷音短舍上聲師知去聲魏音危飄音標還音旋磨未佐反隧音遂回也夫音扶離音刖竅況逼反逆風聲惡音烏魭斷郎上文輐斷字少異耳韙音委

古之道術亦有大公而無不黨平易而無不偏如次

咉然而無主定隨物所赴不與之二不起心於智物無揀擇與之俱往是亦一宗也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悅之首以齊萬物爲事其言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各有所偏惟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此道所以爲大也天地且有能有不能萬物豈無可不可哉故事不可揀擇揀擇則不能周徧矣人皆有能有不能任其天性不必强教教則不能至道矣惟道始能無遺因物付物以事處事不選不教故得無遺若强之而至於不徧不至反有所遺矣其說如此是故

慎到之道棄知去己而遇事之來皆不得已而後起清汰於物不着不沾以此爲理其言曰人若强知其所不知必將迫近於知而不免幾傷之者也何益哉故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譏天下之尊聖謑髁不定貌縱縱恣脫脫略也椎拍輐斷皆刑截者所用屈折矯揉順時宛轉勿論是非苟免於世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不動如是而已推之而後行曳之而後往若飄風之回若飛羽之旋若磨石之轉故能自全而無譏動静皆當而無罪何以故蓋天下惟無知之物始無立

已之患與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而終身無譽譽雖不及毀亦免矣故學者當若無知之物而止烏用賢聖爲惟土塊不失道故人皆笑之也其說如此豪傑之士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誤生人有爲之行而尚死人無知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而得其所謂教則不至之說彭蒙之師之言曰古之有道者至於人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過而不留應而無迹若逆風過物之聲或然而已惡可言哉其說如此故常反於人而不爲人所從已亦不免於委曲以從人其所謂道不可

謂之道所謂是不可謂之是三人未知道道也雖然不可謂之無所聞亦得道之膚矣世人不知則謂之非道而道人觀之豈無取焉觀莊子齊物論及秋水篇多此意顧三人止得其流而莊子直探其源則相去遠矣大率三人其鄉愿之流與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毁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

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澹音淡聃音眈芴音忽垢音苟巋音鬼費音沸

古之道術有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者本在內而至精至精則愈積愈精安見其有餘

求在外而至粗至粗則不當積積之更爲累豈非不足之事故曰微妙玄通不可測識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聖人不積既以予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是也古者有此道矣關尹老聃二人聞其風而悅之老子則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老子之言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常無者無極之真常有者二五之精常無者不動之體常有者感通之用常無者真空常有者妙有有無相生真常不變故曰建之以常無有老子

曰夷希微三者混而爲一。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盖有無二者猶不免於對待。混而爲一、則所謂窈窈冥冥、其中有精者。故曰主之以太一。以上皆語道體也。其用則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故曰以濡弱謙下爲表也。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則其空非頑空。乃不毀萬物之空也。故曰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以上道之用也。老子之道如此。關尹子之言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人惟以有心迎物、故心見於外、而物反得以蔽吾之心。有如在我者、本廓然蕩然絕

無偏主由是人各以其所挾持者來叩我既無先發彼不得不竭其情吾因以形付形則姸媸美惡自當其分故曰其動若水無心自流其靜若鏡雖照不照其應若響雖鳴不鳴芴乎若亡寂乎若清與物大同同焉者和得無所得得焉者失蕩洸人而常隨人主應而已故老子又曰知其雄守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人皆爭先巳獨讓後謂有道者必當受天下之垢也人皆貴實巳獨貴虛謂無所藏者乃巋然有餘也其行身也舒徐簡儉而不多費漠然無爲而笑人之巧詞

人皆求福已獨曲全以爲苟免於咎足矣得與亡孰病也以深爲根如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者以約爲紀如所謂治人事天莫如嗇者曰堅則必毁銳則必挫常事寬容而不務嚴削可謂至極之道矣若二子者其古之博大眞人哉曰博大又曰眞蓋并包六合而不離於宗與神明俱者也若是乎莊子之尊之矣胡不以已附於二子之統而別稱一家何哉詳莊子之意謂老子渾樸慈儉有無雙存乃應化之眞人也而已則高明儻蕩獨與造化游直是本體眞人非其的泒故不肯稱衣鉢弟

子然道則無二矣故每每獨尊之云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辞時恣縱而不黨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辞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

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芴音忽與平声觭音羈倪音詣處上声瓌古回反犿音翻連犿宛轉相從貌參初林反差初宜反諔尺叔反詭音闕稠音調蛻始銳反

古之道術亦有窮性命之歸通晝夜之知其體則芴漠無形其用則變化無常視死與生爲一途與天地而俱存與神明而俱往荒乎何之忽乎何適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遁畢羅萬物而莫之歸若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虛遠之說廣大之言無窮盡之辭時放任縱恣而畢其口吻亦不偏黨

亦不觭介以爲世方沉濁不可以雅重之言與之談故以卮言爲曼延以重言爲考質以寓言爲廣博獨與天地之至精至神者往來相應而不屑睨視夫萬物以爲此皆末數不足置諸口頰也至於物論之是非則以環中之無窮應之而不加譴責與之並處而不爭其書雖瓌瑋宏壯可驚可駭而連犿和混與物無所傷害也其辭雖參差不齊或短或長而諔詭滑稽殊可以覽而觀也彼其流於旣溢之餘發於持滿之後有彌中彪外而不可以已者故亦不自知其談之所以然上與造物者游

而下與一死生無終始者爲友所謂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者自謂其有獨得故可以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變以游無窮死生亦大矣而不與之變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與世之拘曲儒者不同其於宗也可謂與造化神明調和順適而上遂矣本者何卽前所謂以德爲本者也本於天德之自然而廣大無垠幽玄莫測不爲仁義以下之談也宗者何卽前所謂以天爲宗者也手挐月窟足躡天根洞陰達陽游於無何有之鄉與神明俱無極也此莊子所謂内聖之德也又不肯自謂無用

故曰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幽遠而不可盡蓋言應物無迹運化不窮外王之道無不備舉無爲而無不爲還斯世於容成栗陸之上可也故曰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其來不蛻者凡體與用離則蛻治天下而不離於宗故曰不蛻也莊子之自任如此蓋自謂泰皇以來一人握元氣之權輿而游垓埏之無窮也視世事皆塵埃糞土不足爲不得已而爲之將使大地皆化爲黃金其志如此豈屑附於老聃之紋[illegible]自狀以爲謬悠荒唐恣縱之徒也甚矣哉其[illegible]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

於㲃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中去聲睨音詣側視也觀去聲樂音洛蹍女展反音輾枘如銳反景影同鏃子木反驪音黎棰章蘂反

天下學術各有師承各有宗旨獨惠施之學第騰口說絶無意謂雖著書多至五車而其道舛駁其言不中其歷覽萬物之意如云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謂天下止知數起於一而不知有大一有小一從至大處起數向小邊來謂

之大一、從至小處起數向大邊去謂之小一。又云厚薄是厚薄、大小是大小、不可便謂厚大爲一類薄小爲一類、故有薄不可積者、其大可以千里、如日月之光滿天下、而不可積、春氣動則蒼波青草滿天下、而不可積是也。又云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地上皆天、故雲霧霜雪風雷生焉、山上有水、故草木生、溪澗流、龍魚遊焉。又云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日方中、中不可留、昃將繼之矣、人方生、生不可留、死將及之矣。又日居西者呼爲中、處東者呼爲昃、人今日之生、生則昨日之生死也、天下有大

同異有小同異大同而與小同殊者破壞大同之體止可謂之小同異惟萬物畢同畢異者方謂之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天實無窮地實有窮也不足東南則謂之窮矣今日適燕而昔來夏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不異是也則今日適燕可以謂昔至矣或曰形則今日適神已昔日至亦可連環可解者一動一靜則連環未嘗連也且環之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兩環各貫其空各自通轉非解而何哉

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日月之行竟無停迹二十八宿日夜旋轉誰爲天下之中皆謂之中亦可又曰越不見燕燕不見越各以所在而定中如中庭月色寧分比隣哉萬物皆我所當愛也天地亦我氣相屬也由上諸言止是反同爲異反異爲同初無奥義惠施以此爲大學問以觀示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人因爲傾動而樂從之增益其辭如云卵有毛使卵無毛則生之後安得有毛惟其有毛故觳而毛也雞三足盖雞以兩足行而不着於地此必復有一足矣如梯兩足則着地

而不行矣郢有天下郢有王也又燕北越南皆爲天下之中則謂郢有天下亦可且孔子曰天下猶是也謂郢之全有天下亦可犬可以爲羊羊犬之名從人之呼而已犬生而名之爲羊則終犬之世呼羊而搖尾至矣況犬肯入羊之羣乎馬有卵夫馬能生騾騾非馬矣安知不再傳而爲卵乎丁子有尾丁子者蟆也蟆之始生曰蝌斗有尾長而尾落安得不謂之有尾火不熱熱者火用非火體火之質木陰也又火之前爲木木不熱火之後爲炭炭不熱前後不熱中安得熱且冬火尚不能自溫

也又況天下之有寒焰也南方有食火之獸也皆不熱之類也山出口空谷能應又能吐雲霧也輪不輾地輾地則膠而不行矣惟不輾地故能行譬夫馬之善行者足不動塵如浮空而去然又諺謂人忙不往者曰脚不落地輪忙則亦不輾地矣目不見指不至據公子牟言蓋云無視則皆見有視則有不見矣無指則皆至有指則有不至矣或云自之見物必待於緣無緣安得見乎指能指物安能至物故指不至至不絕者既謂之至則不絕矣絕則安稱至乎龜長於蛇者長於蛇故能制蛇否

則爲蛇所制矣矩不方矩之象一縱一横曷嘗方惟規亦然本無圓相況爲方圓者匠也規矩豈能爲之哉鑿不圍枘鑿之孔小大定矣不以有枘而實無枘而虛先有枘而圍之者可謂圍枘也飛鳥之影未嘗動公子牟曰有影不移說在改也蓋形自動爾何與影事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公子牟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天造準而無絶落後矢之括猶啣弦視之若一鈞後於前故也若是則未見其有行有止之時矣或曰不至其地不可謂之行不貫其的不

可謂之止狗非犬旣曰狗又安得稱犬黃馬驪牛三。公子牟曰。形名離也。馬也牛也色也是之謂三。白狗黑不見則黑白與物一色而時有不見稱黑可矣。孤駒未嘗有母。公子牟曰。非孤也小馬有母者謂之駒無母安得稱駒乎。且彼生而未嘗見母則謂生於空桑亦可。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今日取上半明日取下半。上下循環何竭之有。以上惠施及當時相應之論未嘗無理但無宗旨其萬物一體一句。儘可爲宗旨。而施又不能獨以爲譚資耳。所以莊子惜其無成也在釋氏謂之弄

精魂。吾道直謂之伎。學者之大戒。僕之所解雖未必盡得彼情。而當時原無玄旨。若舊註有云數之所起。自無適有。名之所指。從人假呼。人情則有分別。道眼原無彼此。又引肇論云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前迹已過。後塗未至。除却前後。更無中間。此等見解。却有大宗旨在。非惠施所知。止以公子牟等語推類求之。當時之意。不過如此。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

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
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
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
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
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
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
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
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
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
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

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知音智倚畸同音雞特音了徧為去磬與 烏報反蚉音盲駘蕩亥反廣大意）當時之辯者日以此等語與惠施更相應和窮年卒歲無有已時如桓團公孫龍之徒飾人之心移易人之意但能勝人口不能服人心往往角勝於詞場者甚多而惠施日以其知與人辯既無詮理之功亦乏用世之效特與之為怪凡前所云者其大抵也樂正子輿言公孫龍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意正同此蓋乍聽之若不可解既解則索然無餘味此嘿嘿剩

口舌辯之雄而已而惠施方自以爲賢曰天地單吾言必增而壯哉蓋施徒存雄心而無學術者也南方有畸人黄繚者嘗問天地所以不陷不墜及風雨雷霆之故惠施意氣颷舉不辭謝而應不思慮而對徧爲說以告之告之不已乃爲怪說以益之蓋今列子所載殷湯夏革之問答及女媧鍊石補天巨鰲舉首載地等言想皆此輩撰出也惠施惟以反人情之事爲實欲强辨勝人而盜其名是以與衆不合弱於德而强於物其塗太僻奧矣由天地之大道而觀惠子之小能譬之一蚉一蝱集

於仁義之下也何所用之以充萬物之一數猶之可耳而曰愈於貴道者此於道無萬分一也曾幾何哉惠施方技褻亦能自寧散精神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成其名惜乎才如惠施亦不多得乃放蕩於辭辯之間而不得真源之趣馳逐萬物之末而不反寧一之途是猶窮響以聲競形於影不出於庸人稚子之見又何取於才士也天選其形而以堅白鳴悲夫宋有少年暢潛道者見司馬公論性善惡混不休司馬公作色曰頑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至於性命伊川笑之間莫鏁應不料

其應舉得祿爾嗟夫惠子之辯也意者亦猶夫暢生之得祿也吾又悲夫世之為惠子暢生者比比也

莊子通卷第十終

萬曆丙申年仲
夏月八閩書林
鄭氏光裕堂梓